

刘咸忻 著 杨代欣 评 注

沈余翰弄

——书学纵横谈

LONG HAN YU SHEN
LONG HAN YU SHEN
LONG HAN YU SHEN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设计：张光明

弄翰余沈——书学纵横谈 杨代欣 评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6.25 插页 1 字数100千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90 册

ISBN7-80523-399-3/J·34 定价：2.35元



刘咸忻先生像

清江縣志稿
卷之三

諸君頭白生羅帶。偶三父外府
對外誦詩也。晚翠實事。時村嘆十受曾君
行兄輒返。有半衛。兼事猶式。忘。以性王諱。
觀命由某。因復戊戌。未嘗不時。皆時人。敬
者。在勝見獨。來半皆時人。敬者。若赴第。庭宇
可慕。主代。辨履三諾也。照何若。赴第。威府。鑾
想。過孝。阿均。貴坐。生羅。如家。官威。府。鑾
見。弟。自妹。稍始。奉道。禮先。其人。北。古。舍。書。北。東。已。一。君。府。時。坐。著。先。事。
西。其。嘴。骨。續。先。于。宦。太。顯。既。君。外。列。鄉。觀。人。
外。任。乎。因。依。子。瓦。今。六。光。不。感。王。府。觀。人。
入。鑑。雙。鑑。其。別。不。以。鑑。鑑。其。安。人。遂。辦。其。王。審。
深。書。見。兄。繼。雖。府。十。六。那。表。不。空。立。父。自。
對。所。爭。此。兄。替。替。三。日。六。禪。更。人。也。繼。幾。
感知。之。語。少。諸。喜。曾。非。月。數。行。已。稽。問。為。
所。不。間。就。晨。益。而。採。時。竹。子。拾。老。坐。廟。還。
故。布。學。累。苦。苦。討。三。配。七。終。獸。戒。為。君。并。
謀。滋。事。漸。暉。母。濟。笄。對。曰。性。范。追。麟。第。研。
并。詔。親。人。未。歸。舜。汪。子。家。風。者。并。學。兒。居。
書。雅。可。子。致。甯。感。家。五。時。濟。之。韓。光。千。
筆。未。知。姪。母。時。人。增。事。卒。到。風。室。半。光。佛。
譜。是。半。每。曲。別。研。遠。定。時。族。親。人。逾。王。季。

书影

前　　言

刘咸炘（一八九六——一九三二），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中国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书学理论家。生前曾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和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

刘咸炘生在清末一个对四川文化颇有影响的书香之家。其祖父刘沅，字止唐，著名思想家，生活于清道光、咸丰年间，著书数十种，自成一家，门徒遍及巴蜀。其父刘桢文，字子维，继志讲学，生徒益众，直至耄年不辍。

——刘咸炘幼年早慧，有“神童”之誉。五岁时，刘咸炘每日观察鸡群，仿《史记》作《鸡史》，九岁时日览家中藏书数十册，笃学好问，人称“老秀才”。到了廿岁，刘咸炘就任教于从兄刘咸焌办的

尚友书塾，并遍涉经、史、子、集，旁及西学，著述日富，见解益精。

一九一九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刘咸炘大力响应，著《白话文平议》，后又以白话文著《该吃陈饭》，《瞽叟杀人》、《孟子齐宣王章说话》等。

刘咸炘在四川大学讲课，听讲者不仅挤满教室，而且窗外也站立多人。他认为：“吾之学，其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

著名学者梁漱溟曾经对人讲：“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之读书处。”陈寅恪抗战时来蓉讲学（时刘咸炘已去世），遍及成都书肆，搜访购买刘咸炘的著作。四川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蒙文通评刘咸炘“其识骏骎度驷駟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咸炘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六年，但著作甚丰，涉及面既广又深。他所著之书共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总名《推十书》，其中有总絜纲旨的《两纪》、《中书》；辨天人之微，析中外之异的《内书》、《外书》；有评价诸子的《左

书》；史学著作有《右书》；目录学著作有《续校雠通义》、《目录学》、《校雠述林》、《校雠丛录》；文学评论有《文心雕龙阐说》、《文学述林》；诗词曲评论有《诗评综》、《长短言读》、《读曲录》；论治学门径的有《学略》、《书原》、《治史绪论》等。另刘咸炘生前所藏中外书籍二万三千余册，书眉副页，多有批注。其书经刘咸炘后人稍加整理后，于五十年代捐赠国家，现藏四川省图书馆。

刘咸炘善书，真、草、隶、篆无所不精，十五岁即以书法教人。特别是他的书学理论著作《弄翰余津》（按：津，即今沈字，为便于排印，本书中均作沈），独树一帜，内容丰富，不迷信权威，论述精要，很有见地，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此书成于1930年，由于未刻入《推十书》中，只印行了200册，少有人知。然而这本书却引起了日本当代著名书法艺术理论家，被誉为书法理论界“泰斗”的中田勇次郎先生的重视，他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一书中指出：“进入民国，出现了批评北碑派书法理论的著作，刘咸炘所撰《弄翰余沈》即其中之一。此书成于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是作者从年轻时起一边任书法指导，一边记录平生所感而汇集起来的随笔式著作。其中观点是多举北碑派书法理

论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三家之说，详细指出了三家之说中的疑难之点，颇值得参考。概而言之，其论旨所在是主张中国的诗文评论方法也适用于书法理论。在书法的发展和演变上，订正了三家之说中的错误，并指出了他们所用资料的不确切之处，从各种角度提出了批评。”

其实《弄翰余沈》是书法进入民国后对清代中后期碑学大兴的冷静反思，虽然批驳了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谭复堂、杨星吾等人主张的不妥之处，但也客观地肯定了他们的某些正确论点，并且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我国书学上若干重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弄翰余沈》还逐一地对汉代以来的著名碑帖、书家进行品评，观点鲜明，见地很高。《弄翰余沈》主张碑帖合一和篆、隶、真并用，有其科学性，对于现代书法具有指导的意义。沉睡了五十年，仅在少数人手里传阅过的刘咸炘《弄翰余沈》在中国书学史上是应该有它的地位的。

为了给书法理论研究者和书法爱好者提供参考，笔者特根据尚友书整本《弄翰余沈》作了标点和校注，在不损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段，每段加了标题，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在校注和评述中错误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成都武侯祠

例　　言

一、刘咸炘《弄翰余沈》只有一九三〇年的尚友书塾铅印排字本，在四川的学术界曾流行一时。由于历史的原因，本书也同刘氏其他著述一样，鲜为人知。本书校注，以刘氏尚友书塾本为底本，只改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字。

二、本书着重注释书家、书法专著、碑帖、术语等。对于字音、词义、名物制度，为了避免冗繁，则尽量简化。

三、由于本书成于五十年前，注释中对原著中资料和某些有明显错误的观点进行了必要的辩证，仅供读者参考。

四、注释中涉及古今书法家和书学理论家论著时，尽量引录原文，注明出处，为读者深入研讨古

往今来书法理论著作提供方便。

五、本书原只有自然段落。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则将内容相近的段落归为一节，并加上标题。

六、加了标题的每段均写有“评述”，目的是概括一章的主要旨意，并以注释者的心得、体会加以评述，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原书的理解。

目 录

前言	1
例言	1
一、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之“家宝”	1
二、书法与文学的比较	7
三、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批驳	20
四、论用笔	59
五、论碑刻与丛帖的缺陷及碑之刀笔	63
六、论篆	74
七、论隶书	85
八、论阮元的南北书派论	108
九、论帖学	121
十、论碑学	127

十一、论唐代书法.....	136
十二、论宋代书法.....	157
十三、论元明书法.....	164
十四、论清代书法.....	172
十五、对南北朝以来书艺的概述.....	178
十六、学书入门的主张.....	181
十七、怎样写榜书.....	187
后记.....	190

一、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之“家宝”

【评述】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引以为骄傲的艺术，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书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千变万化的简练的线条造型可以表达复杂的思想情趣，能够吸引无数的观赏者，使其象欣赏优秀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诗歌一样，联想绚丽多采的生活，得到不同层次的多种美的享受。与绘画和雕塑相比，书法中的节奏、线条和结构都得到了更完美更充分的体现。

中西文化接触并相互撞击后，中国艺术的各个领域的剧烈变化是不可否认的。绘画引入了西方油画，水墨画也吸取了西方的若干技法与观念……。

然而书法却十分特殊，似乎一片平静，受外来影响甚微，并对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一千多年来，书法艺术已广泛地影响了国际文化艺术。不但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有汉字书法，产生了他们本民族的著名书法家，而且在近几个世纪，书法对欧美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据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载，公元二八五年，百济博士王仁出使日本，带去了汉字书写的《论语》和《千字文》。随后，六朝和北魏的书法开始在日本生根。

公元七五四年，不畏艰辛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了“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书圣王羲之遂名满东瀛。

在日本的平安时代，日本号称“三笔”的三位大书法家：最澄、空海、橘逸势，他们都先后到中国学习书法。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推空海，在中国有“五笔和尚”之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杨守敬的东渡日本，促使了日本崇尚北碑风气的昌盛，康有为的著名书学著作《广艺舟双楫》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在学习和移植中国书法的同时，强烈地发展了本民族特有的气质和审美情趣，如今已发展成

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格的书道。书道与书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的假名书、“少字数”体，以及“墨象派”却是中国书法中没有的。

不容置疑，书法艺术是中国各传统艺术中对西方艺术史影响最大的一种艺术。英国著名美学家赫伯特·里特说：“中国书法的抽象美——实际上也是所有真艺术的原则”。在书法艺术的影响下，不仅导致了西方“书法画”的诞生，而且各现代西方绘画流派受到了书法艺术原则的直接影响。许多著名的抽象主义画家，如保尔·克雷被人们称为“王羲之”，多贝被冠之以“孙过庭”，以及马拉厄、杜皮之、亨利·米寿都曾认真地研究过中国书法，有的甚至远渡重洋来中国学习书法。著名抽象大师马蒂斯更是公开声称自己“效法中国人”，有的艺术家甚至把书法的原则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鼓吹书法是“一切艺术的原则”。

书法受到国际艺术界的承认和关注，它的价值越来越超出汉字使用的范围而被世界所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西人论中国艺术而不举其书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艺术的天地广阔无边，我们决不能盲目崇洋，自惭形秽，更不能“只步趋西人而忘其家宝之一端也。”

愚年十五即妄以书法教人，实则见闻陋，临摹少，徒恃天姿，喜浏览，遂尔高谈，宜不足信也。昔尝有一小册，杂记谈书之语，名曰《弄翰余沈》^①，抄纂琐碎无条理。今因诸生学书不可无以教之，乃以次略说，仍用旧名。

注释

(1) 輸：毛笔。沈：汁也，此指墨汁。

见闻陋者诚不可以谈书。顾此事正类于诗，自有别才，初不尽由知识。见闻博者，不尽能书，虽喜论书，言亦或中，而终不能深切。亦有本能书，而好夸大，因见闻之博，反多作英雄欺人之语。近人大都不免此弊。吾今所说，只抒其浅陋之见，务真而不务奇，务确而不务大。

西风东播，言艺术者始自尊。然皆谓西洋主要艺术为雕刻，而中国主要艺术为绘画。实则华夏艺术书画并重，而书之变化尤多，尤足表现个性。中华雕刻仅有而不盛，西人字体则本朴素，无变化，故不成美术，二者正相当。西人论中国艺术而不举其书

者，渠固不解也，乃中人之言艺术者亦不及焉。画学有史而书学无史^①，画科盛行而书科不盛行。此亦只步趋西人而忘其家宝之一端也。即使时流言艺术者肯详述书学，亦必不能完善，以非所习也。然求之于古，亦复不可得。论书之文，齐整者多出唐人，后此则多零碎^②。近史以金石家之助，名迹发现甚多，而此道亦最蕃变^③。顾论者仅数家：如康长素之言六朝^④，叶鞠裳之言唐碑^⑤，虽特详而终非统系之作。此中宿学当注意补此缺憾，愚固不胜任耳。

注释

(1) 中国画史著作甚多，如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北宋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元夏文彦著《图绘宝鉴》，明朱谋亟著《画史会要》，清彭蕴灿编《历代画史汇传》等，而书法史专著几乎没有。

(2) 唐代论书之文有：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窦臮《述书赋》、张彦远《法书要录》、韦续《墨薮》等。

(3) 由于清雍、乾之时，文字狱大兴，士人